

中国版

心灵鸡汤

男生读本



张秀亚 胡子宏 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心灵鸡汤·中国版

——男生读本

张秀亚 胡子宏 等著

剑 锋 选编

责任编辑:陈新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25

字数:134,000 印数:1—1,0000

ISBN 7—5404—2082—0
简易精装: I·1616 定价:10.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卷首语

心灵

神中之神分出自己一小片心灵,使它如野花一般芬芳,月色一般柔和,微风一般清新。

给它斟上一杯喜悦,说:“喝吧,把过去的一切忘个干净!”

给它斟上一杯烦恼,说:“喝吧,尝一尝什么叫欢乐的生命!”

赋予它那来自天国的睿智,把正义的路子挑定。

赋予它能洞察一切奥秘的聪明。

赋予它在梦境中才流露的和理想结伴的情感。

为它穿上天使们用彩虹和流霞织成的激情的锦衣。

给它蒙上怀疑的阴影——光的幽灵。

给它从仇恨的熔炉取来的火,从粗暴的沙漠换来的风,从利己主义的海边捡来的沙子,从永恒脚下采集的灰尘。

给它以盲目的力量,让它在歇斯底里中咆哮,在狂热中膜拜;给它以生命——死的幻影。

神中之神终于把自己的心灵同人类联结在一起了,怀着包容一切的爱的感情,他不由露出了微笑,带着满脸泪痕。

目录



暴烈从火中来

卷首语·心灵

卷一 关于磨炼

哭与不哭的故事

2

活着，在学生时代

8

恩索也是生存手段

12

生命纹路

15

沉重的汇款单

18

日子深处有阳光

20

我是命运的推销员

25

创业的故事

29

应聘到美国珠宝店 32

勇气 37

卷二 关于爱

爱情，为矗立的灵魂让路 42

世界上我最爱的女孩嫁了 47

心中的安琪儿 54

永远的酸枣面儿 58

意外情缘 63

一封信让我赢得了你 66

找一个借口 70

初恋的美丽	74
喜欢她就该让她快乐	76
那一年，我的错	78
谢谢你给我的温柔	83
沉默的泥土	88
礼 物	92
握住母亲的脚	95
一把吉他	99
母亲的寂寞	102
秋 灯	104
父爱沉重如坯	109
母亲为我蒙耻	113
背后的阳光	117
母亲的池塘	122
箱子里的秘密	125
父亲挑书	129

卷三 关于生活

鱼狼的传说	134
故人遥寄花瓣来	136
斯人归何处	138
给教授送礼	141
女同学喜欢我	145
班主任的名单	148
那袋沉沉的苹果	153

雪花的颜色是什么 156

我是青瓷 158

上帝只给他一只葡萄 161

生命的舞鞋 164

传递一只红苹果 168

那年那个劫 172

生死间儿 175

一只鹭鹭 178

不要在冬天里砍倒一棵树 182

生命里的放过 185

让悲伤随歌去 188

心中的雨季 191

卷一·关于磨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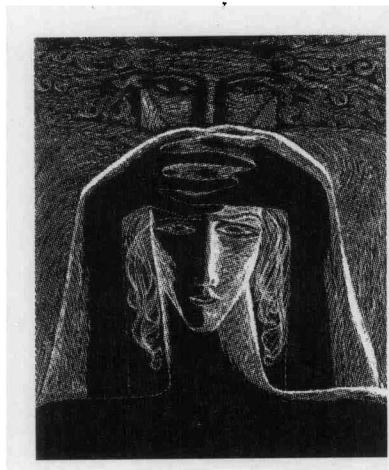


我们光彩四射。仿佛一块
璞玉，经过时光砂轮的打磨；
犹如一块生铁，经过生命熔炉
的锻炼。



哭与不哭的故事

而你是看见了
的，命运之神正向
我的朋友阿昌灿烂
地微笑。



还在县城师范读书的时候，阿昌就曾经对我说过，他将来要进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去深造。

应该说，当时的我是深深地被阿昌的满腹诗书折服了的。但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他有些“狂”，甚至有些心烦他那种不谙世事的“穷学究”味。在我想来，庭院深深的北京大学毕竟离这县城师范太远太远。

那时的阿昌，有些天真，有些迂腐，有些让人难以理解。

直到那年七月，我和阿昌才



从论古说今、赏月吟诗的理想阁楼中爬了下来——我们分到了乡下。我的分配单上写着一个叫“拿溪小学”的校名，而阿昌则分配在偏而又远的“文竹小学”。

村落里的学校，学生不多，老师更少，且多住附近，到了晚上便常有孤身一人“以校为家”的时候。偏偏村子里又不通电，一个人守着一盏煤油灯度长夜，其落寞和凄清就又添了几分。我虽有豪情万千，却也不愿做独庙中的孤魂，而宁愿相信同事“到哪座山上唱哪首歌”的善劝。于是，我与同事玩“拱猪”，打麻将，也与酗酒的村民把盏碰杯。第二年，耐不住寂寞的我甚至与邻村的姑娘谈起了恋爱。而在这之前，我是发誓不到二十五岁不涉足爱河的。

偶尔想起的时候，我也会到阿昌那儿去玩。阿昌的学校跟我的学校差别无几，不同的是阿昌的房间里，没有麻将、扑克和四散的烟头。在他的住处，堆满了一摞一摞的自学教材，文学函授书刊，还有数也数不清的大部头书。当我向他描述我生活中的无聊和无奈时，阿昌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说：“怎么会这样呢？我只感觉课余时间不够用……可见，生活是由我们自己去安排的。”

于是，三年后，阿昌被评为了全县“十佳”教师，又拿下了汉语言文学自学的专科文凭，当是情理之中的事。而我，扳着指头数过一千多个日子，除了嘴角边冒出了许多的胡茬，便再也没有别的变化。

一九九二年是我和阿昌的本命年。这一年，我收获了一桩爱情，又被县教育局相中，调进了县城，可算得上“双喜临门”。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年份却是朋友阿昌的灾难年。



阿昌的母亲自四十岁生下阿昌后便得了偏瘫症，一个七口之家生活重担全压在了父亲身上。五岁的一天，阿昌的父亲去山上打柴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到一个背阳光的埂下歇脚。想不到，他一坐下去便没有起来，永远地睡了过去。

这事是七月初阿昌在南昌医院的病榻上写信告诉我的。他说得极平和，但我可以想见他的伤悲。我不曾料到的是：近视的阿昌因为看书熬夜太疲劳，眼球充血，他看不见任何东西，这时候已经在省城医治了近一个月。医生说，他的眼睛恢复至少要六个月。半年里，他是不能再看书了。阿昌对他的病情只字未提，末了却说到第二年二月，研究生招生考试就要开考的事。

我知道，依阿昌的秉性，他不会这么听医生的话的，他还会偷着看书，坚持着去考研的。可就在这年十月，阿昌的母亲因为染了重病，溘然长逝。其时阿昌刚刚结束一个多月的治疗后回到学校不到一个学期。

阿昌始终一语不发。眼角未有泪滴：就是母亲下葬合土的那一刻，也没有人听到阿昌的哪怕低低的抽泣声！

碰巧的是，悲哀浸润着阿昌的日子正是研究生招生报考的时候，等阿昌从母亲的丧事中抬起头到教育局招生办公室报名时，报考的最后期限已过。“这些天心里太苦，正好嫂子不在，我想在你这儿呆几天。”阿昌满脸怅然地说，“今年错过，明年再来。”

然后，阿昌就在我这儿住了下来。每天我去上班，他便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书来看。有时，他还会很用心地为我烧好饭菜等我回来。有空儿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话题也还是和在学校时一样在文学里来文学里去，阿昌并不曾多说过一句悲苦的话。



约过了一个星期，阿昌勉强露出一副笑脸，说：“现在心情好了。”就又回他们学校去了。透过阿昌无言的平静，我清楚地知道人世间最深切的悲恸。

阿昌再来找我的时候，是在去年十月。事隔一年，阿昌脸上悲伤似乎已经消退，倒显出来少许青春和活力。一进房门，他便说，他是来报考研究生的。年初他特地去了一趟北大，那才是真正的学府，那气派，那氛围。总之是说，他不到北大走一遭，枉活了一辈子。我接过他手中的表，见填的是北京大学当代文学专业，便对他说：“教育局规定报考师范类专业，也不知局里会不会签字放行。”阿昌先是一愣，后说：“真是这样的话，我不带工资自费去读也行。”我便安慰他把自己的特殊情况说说，也许会例外的，明天你先去找局长。

主管招考的副局长果然不愿签字，阿昌一面慌慌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红塔山”香烟，一面低声下气请求网开一面。副局长却并不收烟：“这是局党委会作的决定，这个口子不能开。”

阿昌只得回头到办公室找我这秘书来想办法。我说我去说说，我知道副局长原则性极强，但希望阿昌的特殊遭遇能唤起他恻隐之心。我一面诉说着阿昌去年不断的的不幸，一面就有泪水在眼里打转。副局长自然少不了解释，但最终却以一个“不”字终结了我们的谈话。

我没办法，只好把表还给阿昌。等在我办公室门口的阿昌接过表只扫了一眼，几乎是未经考虑，就说：“我再去试试！”我本想叫他别再去碰那一鼻子灰了，但未及我开口，阿昌已急步走到了另一头的副局长办公室门口——我当然不能在这时候大叫大嚷。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切由他去吧！便坐下来处理当天的文件。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走廊里突然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哭泣声，哭声很悲怆，听来让人觉着恹惶和害怕。我不知突然间发生了什么事，便走出办公室去看个究竟。竟然会是阿昌！他倚靠在局长办公室的门框上，双肩猛烈地抽动着，泪水肆意地流满了他的脸颊。他张大嘴巴放开喉咙，伤心的哭声便无遮无拦地在走廊里回响了起来。这种大男人的哭声，在办公室里几乎是百年不遇的。自然，阿昌的哭声吸引了每一间办公室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哭泣的阿昌无异于一个孤苦无助的小孩。

我似乎听到了什么东西在阿昌的心灵深处轰然倒塌的声音。

副局长神情木然地从阿昌身边走过，径直向我走来。他把我拉进办公室，一脸严肃地说：“你去劝劝你的同学，对他的遭遇我们只能表示同情，但你千万不能感情用事，给他盖这个章。”这本来也没什么，令我气愤的是，他在出门的时候又嘀咕了一句：“这人怎么回事，神经兮兮的。”

一股无名火顿时从我胸间蹿起。我大声吼道：“你说他神经兮兮？你这人还有一点人情味吗？”

我的喊叫盖住了阿昌的哭泣声。在场的同事诧异地睁大了眼睛，副局长的脸更是紫了又红红的又白。要知道，一直以来，我就是非常听话甚至是懦弱的。

老实说，我也觉得阿昌在大庭广众面前哭泣太不像话。但我了解阿昌，便不能不为阿昌对生命意义的执着由感动而激动，以至于失态。

事情到后来总算有了转机。次日，我和阿昌一起去找了正



局长。我正要向他说起阿昌的一切，局长却摆摆手：“我知道了。我先把字签了，到时在局长办公会上说明一下。”他刷刷地签下了“同意报考”几个字后，竟拍了阿昌的肩，说：“小伙子，好好考。”阿昌的脸上就又挂上了两条粗粗的泪痕……

阿昌一考就中。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我被录取了！经过考试和答辩，作为一个师范毕业生的我，竟能战胜包括清华、复旦、北大在内的许多强劲对手，成为今年北大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唯一。我实在高兴至极。但那一次，我真的出丑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在丧父、重病、丧母一连串的打击里，我没有流下一滴眼泪，那时候我还能对自己说要坚强。但当我的乞求遭到拒绝，当我发现我的坚强已无力改变什么的时候，我便真切地感受到了灵魂（而不是肉体）被卡住脖颈的窒息……”

其实，和阿昌交往了许多年，最刻骨铭心最让我真实地读懂了他的，就是在他恣意哭泣的那一刻。那一刻，在我的心里，阿昌就已高高大大地坐在了北大校园里。

在该哭泣的时候不哭，不该哭的时候却哭了，这在许多人看来，阿昌是不可理喻的人。而我，却正是从阿昌哭与不哭的故事里找见了一束穿透生命中的黑暗的心灵之光！

而你是看见了的，命运之神正向我的朋友阿昌灿烂地微笑。

（谢胜瑜）



活着，在学生时代

三天里，我依靠
梦想和热情喂养
我饥饿的身体。



今夏大涝，家里遭了灾，近十亩黄灿灿的稻子颗粒无收。这种损失让人心疼，心疼得我每日里只是站在母亲的身边，抑郁地看着她以泪洗面。要上学了，父亲从箱子里抖抖索索地拿出那张发黄的存折，我没要，只是接过母亲手中的几百元钱，就一步三回头地上路了。

来到学校安顿好一切后，我开始坐在桌前打点自己：带来的几百元钱，现在只剩下几十元了，这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我下意识地玩弄着手中的纸和



笔。是的，一切依旧，只是我的眼前，多了层陌生、冰凉和凝重的色彩。

我不敢缺白天的课，教授夫子们深度眼镜内辐射的目光叫人不寒而栗。我必须努力用全部心思去听讲，因为现在，我甚至连补考费也交不起了。

我知道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生活方式不能够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了，这种方式的继续会让我感到说不出的难过。我总得干点什么来摆脱当前的窘状和困境啊。我一遍遍地对自己说。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终于鼓足勇气把自己丢在市区繁华的街道上，放在裤袋里的手紧紧地握成了一个拳，拳里捏着几张软塌塌的钞票。

我就这样盲目地走着。这种盲目不是漫无目的，而是带有某种企盼与攫取的饥饿。横立街头的一块牌子“福海职业介绍所”终于被我捕捉了，我相信我当时的心情一定像极了逮着了野猪或者野羊的猎人。我深吸了大街上几口味道丰富的空气，这种空气能够缓和我急躁的心跳。职业介绍所是一间蜿蜒进入小巷五十米的小房子，但里面的布置却很有气势：各种守则、表格林立墙头；老板的办公桌上，一部大哥大手提异常醒目地耸立在那，不时发出“嘀嘀嘀”的声音……自我介绍，填写表格，交纳三十元信息费，一份月薪一百五十元的家教工作就算属于我了。老板告诉我，三天之内候他的电话，并留下他的BP机号码。从职介所出来，夕阳已向西沉去，口袋里的钱更少了先前的分量，可我的心情却如来时的阳光一样，灿烂而辉煌。

三天里，我依靠梦想和热情喂养着我饥饿的身体。我一天按响一次BP机的号码，可反馈给我的只是千篇一律的“嘟嘟